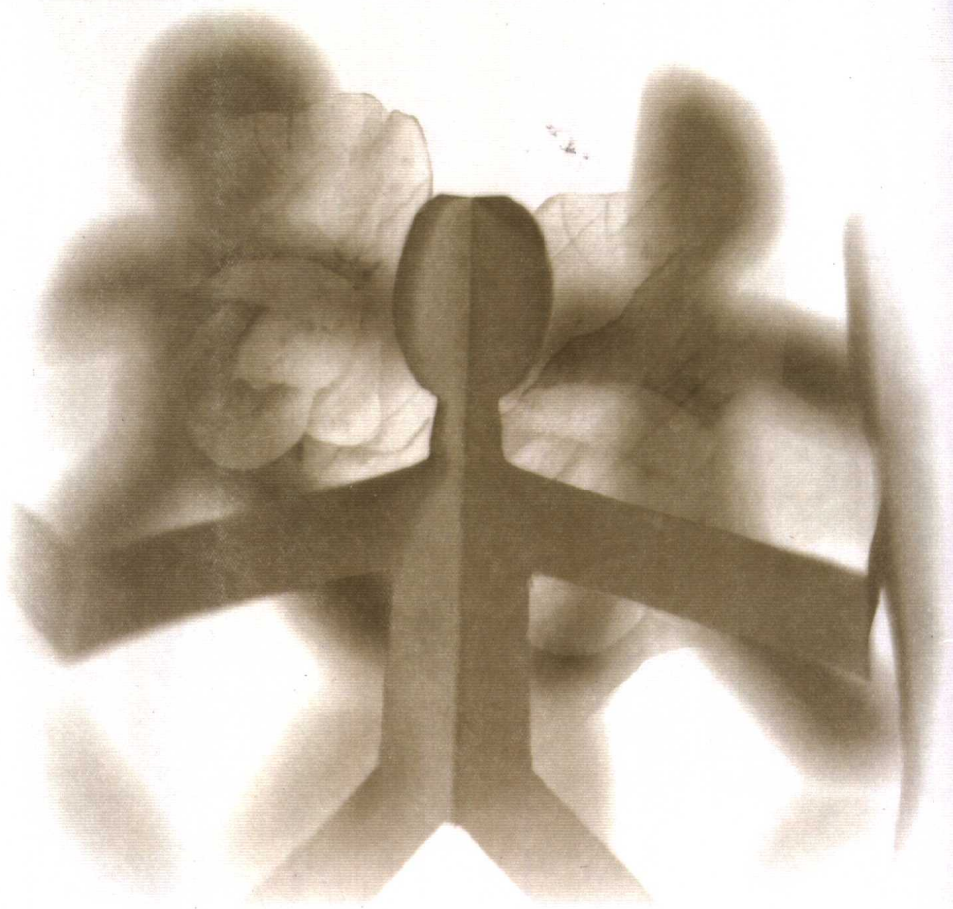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夜深了

ZHI REN

纸人

作家出版社



周德东 著

.....

ZHI REN

纸人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纸人/周德东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 2

(夜故事系列; 3)

ISBN 7-5063-2761-9

I. 纸… II. 周… III. 恐怖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5619 号

纸 人

作者: 周德东

责任编辑: 杨杨 尔东

封面设计: 艾菁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3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80 千

印张: 8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15000

版次: 2004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761-9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预料之中的恐怖，命中注定的恐怖，都不至于让我们如此害怕——明明阳光灿烂，明明幸福平安，明明没做亏心事，明明在读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恐怖故事……突然，一只不怀善意的手从背后颤巍巍地伸过来了，它是来要命的。



抗恐怖心理测试

在遥远的异国他乡，在行人如梭的大街上，你突然见到了一个故乡人，那张无比熟悉的脸在你眼前晃了一下，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……

你惊呆了，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很多年。

他依然穿着他经常穿的那件酱色皮夹克，蓝色牛仔裤，劣质旅游鞋。

他的相貌没有随着时光而变老，依然是死前的样子，只是他的脸十分苍白。

你想看个仔细，可是你在人流中找了半天，却再也不见他的影子了……

这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

1. 哦，我出现了错觉。
2. 他是那个死者的双胞胎兄弟。
3. 太恐怖了，这世界上竟然有长得这么像的人！
4. 我见鬼了。

（答案在书中找）





夜故事系列③

纸 人

目 录 Contents

第 N 种复仇方法

[1]	古怪的乘客	011
[2]	半夜的电话	017
[3]	火葬场	021
[4]	石膏脸	028
[5]	驱邪	037
[6]	小人	045
[7]	落草	047
[8]	不做亏心事	053
[9]	微缩	060
[10]	出生卡	063
[11]	争吵	075



[12]	丢弃	082
[13]	哭声	086
[14]	死囚	089
[15]	巴望村	091
[16]	泪眼婆娑的女婴	095
[17]	三个故事	098
[18]	梦与现实的交界	105
[19]	我要回家	109
[20]	回来	112
[21]	王家十字	115
[22]	几十年前	118
[23]	又去王家十字	120
[24]	中风	122
[25]	杀了他	125
[26]	掩埋	132
[27]	领路的是谁	136



[28]	想不到的乘客	140
[29]	像一只猫	145
[30]	穿雨衣的人又出现了	148
[31]	郭首义说	153
[32]	动机	154
[33]	法场	155
[34]	天衣无缝的复仇计划	159
[35]	谁犯法了	174
[36]	克隆	176
 吊		 179
 纸人		 221
 勇敢的营养		 250



第 N 种复仇方法

- ……他可能是你最要好的朋友
- ……他可能是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
- ……有一点是肯定的 他给你带来厄运



1. 古怪的乘客

张清兆开五年出租车了。

没活儿的时候，他经常听其他的出租车司机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。

有个司机，晚上拉了一个头发很长满脸疙瘩的年轻人，一看就是个地痞。果然，到了目的地之后，那个年轻人一边开车门下车一边说：“大哥，下次一块儿给你啊。”

这个司机没敢说什么。

大约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晚上，他又拉了一个乘客，感到很面熟，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

下车时，那个人说：“大哥，下次一块给你啊。”

他一下就想起来，这家伙正是两个月前坐车不给钱的那个地痞，不由嘟囔了一句：“这已经是下一次了……”

还有一个司机，他跑夜车。

一天半夜，他拉了一个妖艳的女孩。

那个女孩坐在他旁边，主动跟他搭话，言语放浪，表情风骚，话题直奔下三路。走出两条街之后，她已经把手伸过来，开始摩挲他的“根”了……

那一次，他当然没有赚到钱，只享受了一路抚摸。

张清兆很内向，是个老实人，他不愿意遭遇无赖，也不奢望碰上那种“艳福”。他只想每天多赚几张钞票，给老婆带回好生活。

这天是个阴天。

张清兆跑了一天，只拉了几十块钱，其中还有一张十元的伪钞，他很沮丧。

天黑下来，大街上的人越来越少。

他在滨市第二医院门口趴了一会儿，看到风挡玻璃上落了几个雨滴，就打算回家了。

他刚刚把车开出不远，就看见路边有一个踽踽独行的人，他穿着雨衣，慢慢朝前走。

那是一件灰色的雨衣。

稀稀拉拉的雨只落了几滴，现在已经停了，这个人却穿着厚重的雨衣，看上去有些古怪，而且，他还戴着雨衣的大帽子，把脸遮得严严实实。

张清兆把车慢下来，按了几下喇叭。

那个人理都不理，闷头朝前走。

显然，他不想坐车。

张清兆一看没戏，就踩下油门，走了。

没想到，他刚刚开过去，就从反光镜里看到那个人突然举起手来，朝他摆了一下，好像正在想什么，猛然意识到有出租车开过。

张清兆踩了一脚刹车，停下来，扭过脖子，透过后窗看他。

那个人低着头朝前走，步履依然那样缓慢，张清兆开始怀疑他刚才摆手并不是想要车。

终于，他走到了车旁，伸手拉开车门，低着头慢慢钻进来。

他坐在张清兆旁边的座位上，又慢慢抬起头，直视正前方，

那个雨衣的大帽子挡住了他的脸。

“师傅，你去哪儿？”张清兆小心地问。

他没说话，只是抬手朝前指了指。

张清兆只好朝前开去。

在路上，这个古怪的乘客一直没有摘掉那雨衣的帽子，也一直没有转过头来，张清兆也始终没看到他的脸。

玻璃上的雨滴又多了几颗。

张清兆打开雨刮器，刮了几下，又关了。

他朝前开出了几条街，这个乘客始终不说话，也不指路。

张清兆有些不安，又问了一句：“师傅，还朝哪儿走？”

那个人又慢慢抬起胳膊朝前指了指。

张清兆没办法，只好一直朝前开。

渐渐的，路上没有人了。

渐渐的，两旁的路灯也没了，只有车灯的光惨白地照在路面上。

张清兆开始胡思乱想：

这个家伙会不会是一个地痞呢？

也许，他的头发很长，而且满脸疙瘩，下车时他会突然转过脸来，低低地说：“大哥，下次一块儿给你啊。”

张清兆马上又想到，假如他仅仅是不给钱，那还不算什么大事，在东北，这种事多了。

他怕就怕，走到偏僻之地，这个家伙突然掏出一把刀来，一声不吭就扎进他的脖子，然后，搜走他身上的百八十块钱，把他扔到草丛里，开走他的夏利车……

张清兆有点后悔了。

这个人第一眼看上去就不正常，为什么还要拉他呢？

现在，他已经无法赶他下去了。

他一边开车一边紧张地朝两旁张望。这里是市郊，属于太平区，远离市中心，平时，他很少开车到这地方来。

两旁的楼房黑糊糊的，只有寥寥几户人家亮着昏黄的灯光。

他想跟这个乘客说点什么，引他转过头来。

他必须看到他的脸。

“师傅……”张清兆转过头去，挺友好地叫了他一声。

这个人面朝前方，纹丝不动，好像没听见。

张清兆慢慢把头转回来，不尴不尬地住了口。他的心开始“怦怦怦”地狂跳。

他陡然想起了同行讲的一个鬼故事：

半夜，一个乘客上了一辆出租车。

他说他要去郊区的某某村。

司机没多想，就拉他走了。

一路上，司机总闻到有一股纸灰的气味。

那个乘客很少说话，表情一直冷冷的，目视前方。

出了城之后，越走越荒凉。

终于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那个乘客突然伸手示意司机停车。

司机停了车之后，四下看了看，脑袋“轰”的一声就大了：借着车灯的光，他看到路两旁都是荒地，杂乱的草丛中布满了高高低低的坟，有的坟头上还飘动着白花花的纸幡。

他全身发冷，颤颤地问了一句：“你在这里……”

那个乘客冷冷地说：“烧纸。”

然后，他按照表上的价钱付了车费，打开车门走了。奇怪的是，他下了车就不见了踪影。

司机害怕了，赶忙调转车头，想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。